



美好生活的真谛

□ 夏在祥

大妹因身体不太好,嫁到淮安的外甥女回邮看望双亲。期间,她特地跑到焦家巷我原来的住处看了看,还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到亲戚的微信群里,亲戚们顿时感慨万千:岁月荏苒,物是人非!

30年前,我住在焦家巷的一个大院子里。出了大院向西就到了中山南路,百年老店焦家巷面馆,离我家很近。大院内巷道纵横,住着好几户人家,还有一条过道可以直通南边的百岁巷。我家住在大院中间一个相对独立的四合院内,四合院正房一排五间,客厅从中间用砖头隔开分成两半,两边有厢房,四合院南边的房子中间过道堵死了,与我们不相关,连我家一共住着三户。房子是公房,我在医院工作时单位分给了其中的一间房间和中间客厅隔下的一半,总共30多平米。

四合院西边姓郭的邻居住的是两间西厢房,加起来的面积也没有半间客厅大,非常狭小。因为小,他家不得不在厢房边的院子里搭了一间简陋的小厨房,并在一厢房内架起一张床大小的小阁楼。住得相对宽敞些的是邻居居先生一家,他家住在最东边的两间正房,同时还拥有东厢房。居家和郭家共用一间客厅隔开的一半作为进户的过道,过道内存放些杂物,我家自行车没处放,有时也放到过道里。

房子分给我后,单位总务后勤部门帮我做了简单的修整,从医院拉来几块木板,找来木匠对腐烂的地板补了补,修整后即成了我的婚房。

老婆家在山周山下,交通不便,结婚前的一天,她就住到我草巷口的老家内。结婚仪式非常简朴,没有金银首饰,没有轿车接送,结婚的早晨,我用“二六”的自行车,从老家把老婆接到焦家巷,就算迎亲结束了。我的大表哥是

厨师,在老家帮忙做上几桌酒席,宴请了亲戚朋友,又在单位食堂订了两桌,请了单位的一些同事,就这样办完了人生大事。老婆没有穿婚纱,是自己用呢子面料请裁缝做的一套大红色的裙子。窗子上红红的喜字窗花,十分夺目;床上摆满了红红的厚厚的、绣着“龙凤呈祥”等喜庆吉祥字样的棉被,一层又一层,像一座小山似的,这是老婆陪嫁的一部分,让我感觉一辈子都用不完。喜气洋洋,从此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。

结婚后,我仍一直在读书。那时高邮还没通高速公路,每个星期六、星期天都要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赶到南京学习。妻子一人在家感到无聊,有时也陪我一起,到南京游玩。老婆来了,一般我就不在学校食堂吃了,与她一起去吃路边摊,早上的煎饼夹油条很好吃,下晚的南京板鸭也十分令人回味。此后不久,高邮恢复创刊《高邮报》,我从卫生系统调到报社工作。创刊工作异常繁忙,妻子看着心疼,主动帮助我撰稿、誊写稿件,在工作上支持我。有一次我在扬州日报社学习时,惊讶地看到妻子和儿子突然出现在面前!望着满头大汗的她抱着幼子,一路从高邮坐车到扬州,又从车站坐公交,其辛苦可想而知。

在焦家巷这不大的房子里,妻子还几次下厨宴请过我的同事,同事们都夸她能干。屋子非常小,我从没感到憋屈,相反感到十分幸福。只是儿子上学后,与他的同学们有了比较后常发出抱怨:“我家为什么这么穷?”

比起现在来,在焦家巷住的10多年是多么的拥挤!但大家其乐融融,邻居间非常和睦谦让,从没发生过争执。郭家两口子都下了岗,生活艰辛,丈夫白天踏三轮车,晚上又到一家单位值夜班;妻子一般在家看孩子,或打临工或做保姆。房子小,邻居家把一些

生火的木材堆放在我家的窗前,还紧挨着窗户搭建一个台子,我们觉得影响不大,从不多言。我们的房间是木地板且破烂不堪,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,我与邻居房间之间的隔断只是一层薄薄的木板,不隔音,互相是有干扰的。尤其我在报社工作,常常会熬夜写稿,夜深人静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常影响到邻居,邻居也从无半点怨言。那时,高邮还没有肯德基店,我出差扬州买些给儿子吃,儿子也会与小伙伴们分享。院子是共用的,挂了几根绳子用来晾晒衣被,大家都是谦让着来,今天你家晒被子,明天他家晒被子,非常默契。我家和居家白天上班家里无人,每当刮风下雨,均无需担心,郭邻居会帮我们收好的。

大妹退休后去淮安带外孙。最近,或因更年期综合症,或因环境改变,患上失眠症,状态十分差。我得知情况后,随即打电话给妹婿,又打电话给外甥女,提出自己的治疗和休养建议。大妹回邮后,妹婿请假在家照顾,并陪她外出就医治疗;小妹妹也整日陪着姐姐散步、游玩;我和爱人抽出时间去看望,晚上一起打扑克、聊天。大妹的身体很快得到了改善,正在康复之中。

焦家巷的房子虽小,但那里充满着欢笑。西边一家双双下岗,但家人勤劳节俭善良,女儿好学习,现在也过上了幸福生活。大妹突然生病,爱人女儿妹妹我和她嫂子,都给予悉心照料……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,无论环境多么艰难,生活多么辛苦,只要有爱和关怀,我们就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和无助。也唯有爱和关怀,才能让我们战胜各种各样的人间困苦和不幸。一个家庭,一个院落里的邻里们,一个家族内的亲人们,都是如此吧。唯有爱,可以治愈一切。

爱,终有记忆

□ 陆悦

外婆的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。前两年的时候,我还在逢人就夸,九十多岁的老太,可以一个人出门,一个人坐公交,眼不花耳不聋,腿脚还贼利索。可从去年开始,她身体各项机能突然呈现出断崖式倒退的状态,一直发展到最近几个月,再认不出任何人。

她的“老”,其实我是有所察觉的。这个幼时家境优渥、受过良好教育,在上海长大的小老太太,直至暮年都没有改变曾经的生活习惯。她会擦雅霜、抹头油、戴好看的发箍、一年两次雷打不动地烫头,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又得体。可是从去年开始,先是头上的发箍不见了,然后过了年也不见她去烫头发了。问她时,她只笑着不搭我话,后来才明白,那是她压根没认出我是谁。

我一直记得大约十年前某个无所事事的初秋傍晚,我陪外婆坐在家门口的运河堤旁,看载着货物的轮船来来往往。在轮船“突突突”的声响和运河水折射出的一片波光中,她突然说:“现在日子多好啊。”

“好在哪里呢?”

“现在可以坐飞机,还有很快的火车。我那时候和老太爷回家都是要坐船的,几天才能到。”

老太爷是指我的外公,这是家里人对他一致的称呼。外公老家在泰州兴化,这家,便是指外公的兴化老家。彼时外公刚去世不久,我常常陪着外婆散步聊天,为她转移一些亲人离世带来的悲伤情绪。那天坐在运河堤旁,外婆絮絮叨叨与我说了好多,讲幼时母亲离世,上私塾被先生抽查功课,讲与外公相识相恋,将六个子女慢慢拉扯大,一直讲到外公去世前的点点滴滴。

那时候的她,思维敏捷、逻辑清晰,讲的故事可以细节到某年某月某个具体的人物和事件,如今却是无论如何再也做不到了。人的老去总是

在这不经意间,不可逆,亦无可为。最近几天,母亲将外婆接来家里小住。因我从小就是外婆带大的,总觉得自己较旁人比,是不同的。

于是,我每天都问她:“我是谁?”

她也每天都笑着望我:“我觉得你有点面熟。”

我看着她的笑脸,心中好像被人断断续续填上了许多棉絮,酸得发胀。

这几天望着外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身影,总会想起小时候每一年暑假,那些睡眼惺忪的午觉后,外婆将洗净的葡萄放在案头,我和姐姐一边吹着电风扇打开电视机,一边计较谁多吃掉了篮子里的一颗葡萄。

外婆似乎又完全没有忘记。有好几次,她会一再坚持地说:“我是小妹。”小妹是外婆的乳名,这个幼时家人给取的亲密昵称,一直伴到她出阁、太外公离世,才渐渐无人唤起。心情好的时候,她会用上海话唱小调,然后向我介绍:“阿拉上海宁。”于是我安慰自己,她又回到了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童真世界里,这样想想,倒也心宽不少。

7岁的女儿与外婆之间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密,起床一睁眼要去找太太,吃饭的时候要扶太太坐,晚上也要陪太太去逛广场。这几天,望着这一老一小在我面前你一言我一语,答非所问地嬉嬉笑笑,我总会想起《寻梦环游记》里的一句话:“我一直以为爱的反义词是不爱,直到现在我才明白,爱的反义词是遗忘。我不会忘了你,因为我一直爱着你。”

我想,外婆不会再认得我是谁了。可是这已经不再重要,只要我还记得她,记得她带我长大,记得她给我讲过的故事、唱过的歌谣,教过我成人的道理。

如此,便好。

南门铁匠铺

□ 张福勤

出了南城门,走进南门大街。行人熙熙攘攘,青石板路面被人们踩得油光发亮。大街两边店铺热闹,远处传来南门铁匠铺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。

铁匠铺是一间铺面子门面,坐西朝东,正对南门大街。门前摊子上摆放着农具锄头、镰刀、铁锹,烧饭做菜用的菜刀、锅铲、火钳,还有几个方形无盖木盒,盒子里面有门环、方钉、梁钉、剪刀等。

常年烟熏火烤,铁匠铺里面黑古隆咚。屋子中间立着一个铁匠炉子,炉子一边是风箱,另一边是铁砧子,铁砧子旁边是淬火用的水盆,墙旮旯堆放着收来的废铁。打铁的是孙姓父子,人们称呼他们孙铁匠。小铁匠在铁匠炉子旁边拉风箱,炉膛内炉火熊熊。老铁匠系着黑围裙,微弓着身子,用长把钳子从炉子里取出烧红的铁块,放到铁砧上,左手抓住夹着铁块的钳子把手,右手拿小铁锤子朝铁块上打一下,小铁匠抄起地上大铁锤跟着打一下。小锤打在那里,大锤也打在那里。随着锤打,火花四溅。父子两人一前一后来回锤打,铁块不红了,再放回炉膛里,烧红了再锤打,反复多次,一件铁器打成了。有的需要淬火,放到水盆里,只听“嗤啦”一声,冒起了一阵白烟。

铁匠铺市口好,南来北往的人从门口经过,顺便从摊上买点要用的铁器带回家。铁匠铺往北不远是南门码头,运河边上停靠了许多木船,码

头上能听到铁匠铺打铁的声音,船上人需要铁器也到铁匠铺来买。打铁是个技术活,老铁匠手艺好,人又和气,回头客多。铁匠铺生意兴隆,父子两个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

铁匠铺进门右手边是一个木头梯子,爬上梯子就能看到一层阁楼,这里是铁匠住家,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老铁匠儿子打铁,儿媳在家烧饭带孩子,一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。晚上铁匠铺打烊了,上好铺面子门,吃过晚饭,辛苦了一天的孙铁匠把二胡拿出来拉上一阵子,苦中作乐。悠悠二胡声回荡在南门大街的上空。

世事难料,人生无常。想不到身体一直好好的小铁匠突然生病,肚子疼痛难忍。请老中医看了,说是绞肠痧,吃了好多药还是无济于事。小铁匠死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老铁匠伤心欲绝。铁匠铺少了一个人,人手不够,老铁匠想到了小孙女。小孙女聪明伶俐,没有上过学,老铁匠让她做帮手,学手艺。铁匠铺照常开门了。

人说世上三样苦,打铁,撑船,磨豆腐。老铁匠小孙女不怕苦,拉风箱,抡大锤,门口摊子上卖铁器,事事能干,样样出色,里里外外一把手,左邻右舍都夸她。铁匠铺后继有人,老铁匠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老铁匠年事已高,不能打铁了。小孙女进了北门铁工厂上班。南门大街上再也听不到铁匠铺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了。

妈妈最欢喜花

□ 周明旗

年幼时就记得妈妈最欢喜花。在上海,都市繁华但住房狭窄,更谈不上可以有个独立的小院子用来种草养花。无奈下妈妈只能买来各式的花瓶,插进各样的绢花:有玫瑰、百合、腊梅……每到节假日,妈妈总要擦洗花瓶、掸除绢花上的灰尘,来保持绢花的艳丽。空闲下来,妈妈就会拿出绣盘,绷上绸布,用五颜六色的丝线,根据图案一针一线地绣着花,有牡丹,有菊花,绣得最多的是腊梅花。绣好后,一部分送了人,一部分收藏起来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们全家从上海迁移到父亲的工作地三垛镇。我们从未看到过妈妈脸上出现从大城市迁移到小乡镇的失落感,因为我们的新家有妈妈一直梦寐以求的可以用来种草养花的大院子。院子有着高高的院墙,两扇对开的大木门,大方青砖铺成的地面,显得格外素净。院子的旁边有个大花坛,花坛里种满了各个品种的月季花,有粉色、有红色、有白色……月季的花期长,可以从初春开到深秋。最耐看的还是墨绿色的花,花的颜色与叶子的颜色十分接近,一点也不张扬,显现出庄重的雅。

花坛的旁边还放了一口大

缸,不知是什么时候,妈妈在什么地方,用多少钱淘回来的。缸的一周雕刻了几条龙,称为龙缸。妈妈在龙缸的底部放了一层淤泥,再把缸放满水,栽了一棵水莲花。到了盛夏时节,上午在阳光的照射下,水莲花的花瓣会慢慢地开放,到了傍晚,花瓣会慢慢地收起,等待月亮的出现,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闭花羞月吧。在院墙的边上,妈妈还栽了一排炮仗红。到了夏季,枝条上开满了花,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火红,像一串串的鞭炮挂在树枝上。到了深秋,花落满地,好像听到了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。

妈妈因为喜欢腊梅花,所以在院子里栽了一棵冰沁沁口腊梅树。由于腊梅树的品质好,还引来了镇中学教生物的老师请求嫁接:在树的主干上切开一个缺口,再从树上剪下一根枝条,插进缺口里,培上土、施上肥、扎上塑料布用来防止不多的肥土流失。过一个月取下来,便有了根须出现,就可以单独栽培了。到了腊月,树叶落尽,叶根就会出现朵朵花蕊,再经过风霜雨雪,就会绽放,甚是好看、芳香。此时定会引来众人观赏。熟悉的人来,会剪上几支开满花的枝条带回家用花瓶

播放,独观其花、独闻其香。每遇陌生人,在门缝里窃望,妈妈总是开门让他们进来观赏,也会满足他们剪几根枝条带回家插放的愿望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,全家人又迁移到高邮城区,住进了楼房。没有了种草养花的院子,妈妈就只能叫我做个大铁支架放在凉台外面,只能放几盆小花,接收阳光雨露。无奈,妈妈就经常去卖花的地方玩,一玩就是半天。因花结缘,一辈子都没有认过干亲的妈妈认了卖花的小徐做干儿子。还记得妈妈去世的那天晚上,小徐在阳台上裹着大衣坐了一夜,劝其不归,说是给干妈守夜。直至今现在,每到清明节,小徐去墓园附近卖花,都要到干妈的墓前放上几盆鲜花。

近年来,开发商在城里砌了很多高楼大厦,很多人都住进了电梯房,闲置了许多陈旧的单门独院。中介公司把它们买下来,经过简单的装饰再卖出去。我只要经过这些房子门前,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观望,就看院子。院子的地面多数都铺上了浅灰的瓷砖,院子的墙边都砌了一个精致的小花坛。此时此刻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,妈妈现在在世多好,子女条件都好了,我无论如何要买一处有大院子的房子给她种花养草。